

# 智慧学习背景下高校教师课程领导力建设:内涵要义、关键要素与路径选择\*

■焦小英

**摘要:**智慧学习是学习者在社会信息化加速演进背景下产生的新需求。为主动适应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给教育带来的深刻变革,高校教师必须提高信息素养,加强课程领导力。当前,智慧背景下高校教师课程领导力建设面临课程领导角色定位偏差、课程领导相关素养不足、课程领导活动质量有待提升以及课程领导制度相对滞后的困境。高校应把课程领导嵌入智慧学习系统,优化教师思维认知,提升全链能力,开展高质量课程领导活动,并强化管理机制改革,助推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高校教师;课程领导力;智慧学习;学生发展;课程价值;课程设计;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22)06-0048-05

当前,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变革,智慧学习便是基于信息化条件以智慧教育理念为指导产生的新型学习方式。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加速演进,学习者对跨界及跨学科学习、新型自主学习、泛在学习等智慧学习提出了新需求。高校作为知识生产与知识再生产的核心机构,创生知识、选择“有价值的知识”进行传递传播,培养适应和引领社会发展的人才是其重要职能。作为“有价值的知识”载体,课程本质上是教育场域中师生共同的意义建构,教师必须适应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给教育带来的深刻变革,不断提高信息素养,提升对于课程价值、课程设计、课程开发、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的全链条领导力,进而促进学习者的个性发展、内驱发展、创新发展和终身发展。

## 一、高校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内涵要义

### (一)从领导力到教师课程领导力概念的简要梳理

对领导力的研究源于领导理论的发展。传统的“领导”一般与权力的控制力、操纵力挂钩,是身份与权力的象征<sup>[1]</sup>。现代领导力理论将“领导”看作引导、启发、疏导的行为与过程,领导力也不仅局限于领导者,而是所有人均具有的能力<sup>[2]</sup>。关于“领导力”的属性概念,

目前尚无统一界定,主要包括“过程说”“能力说”“影响力说”等三类,即认为领导力是一种过程、一种能力或一种影响力。近年来,领导力的内涵发生了重大转变,领导力定位由“权力”逐步转向“关系”与“过程”,并产生诸多流派及模型<sup>[3]</sup>。例如,领导力挑战模型(leader-ship challenge model)将领导力定义为“激发自己和他人优秀品质的过程”;领导力社会变革模型(social change model)将领导力定义为“有目的的、合作性的、有明确价值取向,并带来社会积极改变的过程”;分布式领导模型(distributed leadership model)将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定位于“交往实践”和“角色关系”,核心理念是“赋权、分享、协作”;领导力 WICS 模型(Wisdom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and Synthesized)则主张领导力是智慧、智力和创造力的协调结合。

教师课程领导力与领导力、教师领导力与课程领导等概念紧密联系。在领导力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学者将其运用于教师领导力研究。比如,美国学者利伯曼提出教师领导力概念,斯迈利、比卡姆、拉芙特等人则推动了教师领导力的研究进展,出现了“英雄式领导”“分布式领导”“转化式领导”等观点<sup>[4]</sup>。对于课程领导而

\* 本文系 2020 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建构主义视域下思政理论课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为例”(项目编号:粤教高函[2020]20 号)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焦小英(1980-),女,湖南怀化人,东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思政教育和教育社会学研究。

言, 则是由美国学者哈里·帕素于 1952 年提出这一概念。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课程领导逐步被赋予更多新的内涵, 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 课程领导的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学生有效应对社会及工作问题。皮克润提出课程开发、沟通技能、非正式权力等内涵框架<sup>[5]</sup>。对于教师的课程领导力, 西方学者提出“赋权式领导”“参与式领导”“合作式领导”等分类<sup>[6]</sup>。在西方学者的影响下, 随着基础教育新课改和高校课程建设与改革的推进,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教师课程领导力进行了探讨。对于教师课程领导力的概念, 黄云峰认为, 教师课程领导力是教师在课程设计、开发、实施和评价等一系列事务中具有的领导和指导能力, 包括课程价值洞察力等要素<sup>[7]</sup>。杨跃认为, 教师课程领导力指教师在课程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感召、示范、推动等影响力<sup>[8]</sup>。

### (二) 智慧学习需要高校教师提升课程领导力

在高校这个时空场域, 智慧学习所依托和展现出来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现代信息技术与课程建设及教学过程的深度融合; 二是开发建设微课、慕课、翻转课堂、SPOCs 等智慧课程; 三是智慧学习的空间、场地、环境、文化的构造。课程是智慧学习的关键载体同师生在智慧环境中相互作用的核心“介质”。高校教师是课程实施的主体, 是学习情境的设计者、学习方法的引导者、学习过程的促进者。“如果智慧教育没有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发展作为保障, 那智慧教育课程就无法落地, 学校课程改革就无法进一步发展”<sup>[9]</sup>。因此, 高校教师须在智慧学习情境中提高课程领导力、课程建设质量和自身专业化水平, 并在具体育人情境中与智慧学习过程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提升, 于一定教育时空和教学文化之中展延和体现课程综合质量, 最终促进学生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 (三) 智慧学习背景下高校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内涵实质

具体情境是教师课程领导力的重要影响变量。信息技术变革带来正式与非正式、虚拟与现实、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等相互融合的学习需求, 对课程教学目的、教学过程、实施方法、环境构设以及文化心理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教师只有恰如其分地运用信息化和智能化教育技术、开发智慧课程, 才能确保自身获得长足的专业成长、助推学生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笔者通过将高校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内涵嵌入智慧学习的情境和学习者需求之中, 研究发现智慧学习中的高校教师课程领

导力本质上就是教师在智慧教育理念的指导下, 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信息技术支持, 在课程设计、开发、实施、评价等实践活动中所具备和展现出的一种能力或影响力。主要包括课程价值洞察力、课程设计预见力、课程开发决策力、课程实施指导力与课程评价激励力等核心要素, 目的是构设一种共享、交互、协作、泛在的课程学习情境, 帮助学生实现新型自主学习、创新学习,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终身发展和全面发展。

## 二、智慧学习背景下高校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关键要素

### (一) 智慧学习背景下教师课程道德领导力

在物质层面, 智慧学习主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 但智慧学习是人的学习, 需要同时注重对于技术本身的超越, 注重着眼于传统学习方式的改革, 着眼于学习者内驱力和个性的释放, 着眼于新时代人的智慧的“在场”和“生成”。智慧学习是“伴随有思想激荡、智慧碰撞的学习, 是为了促进与服务社会发展的学习”, “最大特点是以人为本、立足发展、提升智慧、服务社会, 超越了技术本位, 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社会、人与技术、时代要求与学习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 反映了学习的时代发展方向”<sup>[10]</sup>。因此, 智慧学习背景下实施课程道德和价值层面的领导力是高校教师课程领导力的首位要素。

托马斯·J. 萨乔万尼在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道德领导理论。他曾指出, 行政的、管理的形象, 不再是学校领导的核心; 强大的、直接的领导, 不再是学校管理者的形象; 道德的、类似仆人或管家式的领导, 日益在实践中得到更为广泛而有效的应用<sup>[11]</sup>。传统意义上的领导主要包括指挥、奖励、惩罚, 当代的道德领导要求领导者借助专业的、道德的权威, 构建彼此信任、互相支持、积极鼓励、协同共进的组织共同体, 协同实现共有价值与目标<sup>[12]</sup>。因此, 高校教师在课程开发与实施、课程评价和课程文化生成中必须注重一体化推进育人与育才的紧密融合, 将道德素质、学科知识、专业技能、情感态度等融入到课程建设整体过程与具体环节。依据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 高校教师要带领学生明确专业理想、塑造核心价值, 以课程文化建设替代单一的课程管理制度规范, 以新型领导构建和谐的新型师生关系, 以尊重理解创造浓厚的人文关怀, 在传道、授业、解惑中实现对青年大学生健康人格、道德素养和专业知识等多方面的综合培养, 更好地实现教学“教育性”的无形渗透与内在滋养。

## (二)智慧学习背景下的教师全链条课程领导能力

智慧学习在学习方式上更加注重新型自主、新型创新和新型泛在。智慧条件下,每个学生作为一个学习的“系统终端”,其学习目标需要教师的课程价值塑造与引导,学习内容需要师生的深度对话与合理选择,学习过程需要师生面对问题适时互动,学习效果需要师生共同及时评估学习成就与能力获得。因此,智慧学习背景下的全链条课程领导能力,是教师课程领导力的本体核心,即深刻的课程价值洞察力、高超的课程设计预见力、明确的课程开发决策力、有效的课程实施指导力以及积极的课程评价激励力。

具体来说,课程价值洞察力要求教师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及政策、社会发展趋势、学校实际情形,准确理解、有效把握课程在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中的价值意蕴和内涵要义,紧扣“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关键命题,牢牢把握智慧学习的育人方向。课程设计预见力要求教师要对课程目的、功能、内容、架构、方法、评价等各个范畴层次及阶段要点,进行提前预见、科学规划、技术支持、效果评估,有效提高课程适切性,切实增强课程生命力,持续提升智慧学习的实际效力。课程开发决策力要求教师要充分搜集和整合线上线下课程教学资源,优化多维度学科专业知识,运用多元化方式方法,并深度开发课程教学内容,正确决策课程教学模式,确保智慧学习内容的创新性。课程实施指导力要求教师要对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学什么、为何学、怎样学”开展实施与指导,对教学内容、方法、载体、媒介作清晰安排,并综合考虑学习者的学习经验、学习者共同体惯习、创新能力水平及其知识储备与积累,强化智慧学习的优质性。课程评价激励力要求教师要对课程的内容、方法、过程、结果等作出全面有效的评价,注重“质化”与“量化”结合、过程与结果并重、个性与整体同行,更好地凸显智慧学习的发展性。同时必须指出,课程价值洞察力、课程设计预见力、课程开发决策力、课程实施指导力、课程评价激励力虽然在逻辑上细分,但在教师实施课程领导的实践中却相互支撑、密不可分,必须全链融合,最终形成教师课程领导力的完整系统。

## 三、智慧学习背景下高校教师课程领导力建设困境

### (一)课程领导角色定位偏差

在传统的课程管理中,权力集中于国家教育行政

部门,地方、高校及教师等主体角色均为被动的执行者。随着高校办学自主权在专业设置、课程教学、教学管理等方面的落实落地,地方和高校在课程管理中获得了更多的创造性空间。尤其是教育信息化背景下,教师应该成为智慧学习系统中的关键内核,发挥育人主体作用。然而与强调校长和教学管理部门的课程领导相比,教师课程领导仍处于一个被忽视的境地。教师在课程领导中的角色多定位为执行者,在课程改革和管理中决策参与权相对缺乏。教育行政部门也往往认同和强化教师的课程执行角色,少谈甚至不谈教师课程领导力<sup>[13]</sup>。这种角色定位导致的直接后果便是教师课程领导力意识较为淡薄。

### (二)课程领导相关素养不足

课程素养是做好育人工作的根本保障。教师作为课程教学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其课程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学生素养的高低。由于教师长期在课程领导中处于一种被动的执行者地位,缺乏足够的参与机会,导致高校教师的课程素养整体偏低。首先,缺乏课程的理论素养。很多教师擅长经验积累,但忽视经验的理论提炼;擅长经验传播,但不善于理论传播<sup>[14]</sup>。其次,教师课程开发实施的信息素养欠缺,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信息化课程资源建设、信息技术与教学过程深度融合不够。再次,教师课程的设计、实施、开发和评价等能力薄弱。很多教师只关注教学问题,而相对忽视课程问题。

### (三)课程领导活动质量有待提升

教师课程领导力建设依赖于相应的教师课程领导活动。一些高校由于理念陈旧和功利性文化的影响,教师课程领导活动在量与质上存在差距。从活动的量来说,由于从基础教育领域顺承而来的应试教育思维仍在发挥作用,高校开展教师课程领导相关的活动数量较少,教师自发性的课堂教学活动居多,而课程活动的智慧支持条件又相对欠缺。从活动的质来看,虽然举办了一些促进教师课程领导力提升的教学活动,但结合信息技术进行课程领导的类型不多,智慧学习的课程文化氛围不浓,活动存在单一化、形式化等问题,总体质量不高,聚焦智慧学习的效果提升还不够。

### (四)课程领导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广义上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内容。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国家层面或高校层面颁布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文化、观念、精神等无形的东西。在正式制度上,当前我国

教师课程领导的相关制度建设较为滞后,在有关高等院校一流课程或提高教育质量等纲领性或指导性文件中,虽然规定或提出了课程建设及其管理制度,但对高校教师课程领导力这一关键性能动要素却关注较少,缺乏将教育信息化建设、智慧学习与教师课程领导力建设相结合的相关政策举措。而且,教师考核评价制度的设计不利于教师课程领导力建设。“高校管理者处处有规范,时时有监控和竞争,教学被异化为量化操作的技术活动,教师变成了‘技工’”<sup>[15]</sup>,传统管理模式仍具较大惯性。从非正式制度看,一些高校忽视信息化条件下的课程文化建设,智慧教育理念不清晰、智慧学习方式改革难度较大。同时,由于受传统课程管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高校课程文化趋于功利,往往缺乏对于人的智慧生成、人的自主泛在学习的应有关注。

#### 四、面向智慧学习的高校教师课程领导力提升路径

##### (一)优化课程领导力思维认知

高校层面,提升对课程领导的认知,要在教学机制和课程管理体制的政策理念与政策导向上消除误区,特别是要从工业时代的工具型思维转向信息时代的人工智能思维,进而树立新型课程资源观、教育技术素养观、学生发展动力观,把课程领导力建设与信息化教学创新紧密结合,推动课程领导嵌入智慧学习系统,全面激发教师积极性与创新性。教师层面,要意识到智慧教育背景下提升课程领导力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主动将立德树人的思想性、课程蕴含的科学与人文精神、智慧学习的个性化特征等融入课程建设与教育教学中,积极更新传统学习观念,不断提升信息素养和课程素养,通过精研课程教材、精思智慧方法,摒除传统课程认知,主动发展课程领导思维及领导能力,助力学生搭建课程知识图谱、提升信息素养能力、激活个性内驱力。

##### (二)推动课程领导能力全链提升

大力推动教师课程领导力一体化、全链条建设,提高教师智慧学习环境下课程设计与规划能力、课程开发与决策能力、课程实施与调整能力、课程指导与改进能力、课程评价与反思能力,促进教师由课程执行者转变为创造者。高校应为课程领导力建设创造积极条件,推动人工智能在课程领导环节的全流程应用,利用智能技术加快推动课程体系、内容组织呈现方式、教学方法、评价模式等改革创新。高校可组建教师课程领导力发展中心,创新“互联网+”课程生成与领导模式,探索

搭建教师课程领导共同体。教师要认真研究当代大学生作为信息时代原住民的兴趣、能力、态度、价值观,借助数字资源体系和网络化学习空间的智慧支持,探索实施动态、灵活、适时、泛在的新型启发式、讨论式教学,激励学生求知兴趣,营造智慧学习氛围,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教师要注意科学规划和取舍,突出课程重点与难点,抓住课程地图的牛鼻子,找准知识与能力的关键契合点、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图谱”、知识与信息资源的“匹配”,激发学生个性化、内驱式学习,扎实推进课程教学的“价值塑造—知识创生—信息素养—专业能力—情感态度”一体化建设。

##### (三)提升课程领导活动质与量

提升高校教师的课程领导力,必须建立在丰富的、创造性活动之上。要采取多种措施,提升教师课程领导活动的质与量。首先,丰富活动形式。学校应定期组织多种形式的、智慧学习系统加持的课程领导活动,譬如,高校可以利用信息化优化“平台+教育”服务,开展面向新教师的“适应性”教学竞赛、面向青年教师的“发展性”教学大赛、面向骨干教师的“引领性”教学展示等多种形式的活动<sup>[16]</sup>。其次,通过积极的常态化智慧教学培训、伙伴式学习,带领教师逐步掌握智慧学习规律及课程领导力建构要素,探索智慧教育创新发展。第三,教师自身需要深入智慧学习场域开展行动研究,明晰课程内涵发展和学习范式演变,反思课程价值及支撑课程的学科知识、社会需求和综合评价等深层问题,形成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创新发展、终身发展的课程观和教学观。

##### (四)推进管理机制改革创新

宏观上,教育行政部门要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利用大数据支撑保障教育管理、决策和公共服务水平,强化智慧学习条件下教师课程领导力建设的有关政策制定和修订,为教师课程领导力建设提供政策保障。中观上,高校必须突破科层制的课程管理方式,探索搭建信息化、扁平化教学体系,为教师提升课程领导力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体系支撑、更为弹性灵活适时的空间设计和数字校园服务支持。同时,应加强机制协同,教师发展中心(课程领导力发展中心)、教务管理部门、教学评估中心、二级院系和教师共同研制课程领导力培养与提升计划,在课程质量评估中强化教师课程领导力指标及其观测点,培育和发展教师课程领导力。此外,还需加强新型课程文化的生成。课程文化本

身就是一种制度要素,高校应倡导和培育合作、对话、反思和慎思的伙伴式文化<sup>[17]</sup>。通过鼓励教师提升信息意识、信息伦理,强化信息责任,促进全员参与、相互激发、智慧互补,搭建人本、开放、共享、平等、可持续的课程文化,最终形成课程领导力建设的价值共同体。

#### 参考文献:

- [1]任珂.现代化治理背景下大学校长领导力的建构[J].领导科学,2020,(18):97-99.
- [2]彭云.教师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与提升路径[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23):27-29.
- [3]汪敏,朱永新.教师领导力研究的进展与前瞻[J].中国教育科学,2020,(4):130-143.
- [4]龙君伟,陈盼.当前教师领导力研究的困境与出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42-45+159.
- [5]魏宏聚.新课程三维目标表述方式商榷——依据布鲁姆目标分类学的概念分析[J].教育科学研究,2010,(4):10-12+16.
- [6]王淑芬.教师课程领导力研究框架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20,(11):274-280.
- [7]黄云峰.专业视域下教师课程领导力实践路径探寻——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的自传叙事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
- [8]杨跃.教师的课程领导力:源泉、要素及其培育[J].当代教师教育,2017,(3):67-72.
- [9]朱新宇.智慧教育背景下教师课程领导力提升的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20.
- [10]陈琳等.智慧学习内涵及其智慧学习方式[J].中国电化教育,2016,(12):31-32.
- [11]萨乔万尼.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M].冯大鸣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 [12]李国祥,胡国栋.道德领导的时代诉求及其内涵透视[J].理论探讨,2011,(4):152-156.
- [13]杨玉东.教师的课程领导力及其核心体现[J].基础教育课程,2012,(7):22-24.
- [14]余慧娟.理论素养:让中国教师真正“站”起来[J].人民教育,2009,(8):32.
- [15]德鹏.新课程实施背景下教学管理制度的反思与重建[J].教学与管理,2004,(10):19-21.
- [16]邵汉明.“三力”并举提高课程领导力[J].现代教学,2011,(22):92.
- [17]张世钦.论校长课程领导力的构架与建设[J].高校教师培训,2013,(1):27-30.

作者单位:东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东莞 邮编 523419

## Curriculum-Leadership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Connotation, Key Elements and Path Choice

JIAO Xiao-ying

(School of Marxism, Dongguan City College)

**Abstract:** Intelligent learning is a new demand of learne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social informatization. In order to actively adapt to the profound changes brought to education by the revolution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lege teachers must improve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strengthen curriculum leadership. At pres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llig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is faced with such dilemmas as the positioning deviation of curriculum-leadership role, the lack of relevant literacy of curriculum leadership, the quality of curriculum-leadership activities still to be improved, and the relative lag of curriculum-leadership system. Therefore, universities should embed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to the intelligent learning system, optimize teachers' thinking and cognition, improve the whole chain ability, carry out high-quality curriculum-leadership activities, strengthen the reform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Key words:** college teachers; curriculum leadership; intelligent learning; student development; curriculum value; curriculum desig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curriculum evaluation